

哈曼的木架

將哈曼挂在他為末底改所預備的木架上(斯七：10)

是哈曼的妻子細利斯和他朋友們的設計，哈曼滿懷歡喜的吩咐人執行，哈曼從王宮赴宴歸來，天色已將薄暮，入夜就作成了五丈高的木架！(斯五：9-14)人心中強烈的仇恨，藉權勢轉化成效力，是多麼可怕的事。

那夜見王回來，識時明理的哈曼，知道精心設計的木架，很少有給末底改使用的機會。但他到現在還未曾領悟，把末底改同以斯帖連在一起的可怕。那天早晨，他向御馬廄牽了馬，服事了末底改乘馬游行書珊城的街市。他沒有忘記，回家後，洗澡換衣，宮中來的太監，已經來催哈曼去赴王后的筵席。

這兩項應酬，一辱一榮，相差有多遠！但誰能夢想得到，會連在一道？

如果在筵席間，哈曼表現得神思不屬，應對有些木訥，該不算意外的事。不過，亞哈隨魯王並沒有在意，王后依然笑靨迎人，舉止嫺雅。哈曼可能在想，如果王萬一對他恩眷衰減，王后是有力的靠山。不是麼？他手上還戴著王蓋印的權戒！

酒，還是那麼醇；人，還是那麼美。王舉杯邀哈曼共飲。哈曼儘量使自己相信：一切還是同昨天一樣。

可是，這思想停留不了多久。急性情的王，為了表現他對以斯帖的愛和關心，再問說：“王后以斯帖啊，你要甚麼，我必賜給你；就是國的一半，也必為你成就。”當然，這只是王者情感的語詞，不能真箇照字面接受。(斯七：2 參可六：23)

但以斯帖似乎很注重這“國”的意義。她說：性命比國還重要；如果生命沒有了，得甚麼都沒有用。現在，她向王求保全自己和族人的生命；因為猶大全族被滅，會是王國有損失。

在以前，哈曼並沒有向王提過“那一種民”(斯三：8,11)是甚麼民，到現在王才發覺，人可以用語詞欺蒙，作出甚麼樣的惡事！在羞怒之下，王忽然離席衝到花園裡。到他回來的時候，發現哈曼伏在王后的靠榻上求救命。這忽略禮制和言語的行動，又激起了王的烈怒，一句話就決定了哈曼的祿命終止。哈曼計畫經營，趕工製造的七十五呎高木架，用在自己身上。

亞哈隨魯才明白哈曼的狂妄：他不但以為自己就是王，簡直以為自己就是神。他一切的計畫，都以為沒有神，正現出自己的愚昧，作架自斃，是何等的諷刺！